

步步惊心

下

BUBU
JING HUN

姒锦

SIJIN
WORKS

著

美结
完终

她删除了青春的印迹，徘徊在情爱的边缘。
他尝够了人世的冷暖，等候在最初的依兰。

现代悬疑爱情第一人姒锦
打动亿万粉丝的经典之作

一串与出轨有关的谜团/一本逝去女子的日记/一个隐藏三十年的阴谋

犯罪心理学女教师 VS
屡破奇案男干探

惊心动魄的开端，匪夷所思的结局，真相在万千瞩目之中，震撼揭秘……

占小幺，我这么坚硬的心脏，只有你，才敢住下去！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

步步惊心

BUBU
JING HUN

下

完美
终结

姒锦

SIJIN
WORKS
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

第六章 越纠缠，越混乱

BUBU
JING HUN

中秋节，就这么过去了。

一连几天，占小幺都待在锦山墅里，做她的孵蛋母鸡。

生活无视人的心情，总是在继续。日头每天都在升起。

锦山墅的人，节后回来，又回到了原点。

仔细一琢磨，却好像又都不一样了。

她与权少皇，说起来是最没有变化的。他照常上班，她照常在家。他给儿子辅导作业，她就负责给儿子讲故事。一家三口，有说有笑，感情维持在一个平衡的阶段，既不上扬，也不下滑，与以前最好时候，没有什么区别。

当然，权四爷依然睡在客房里。

变化最大的，要数铁手与艾伦了。

中秋节艾二小姐千里追夫去了一趟石门。在大伙儿大跌眼镜的惊愕声里，铁手带着艾伦回到了B市，对外正式承认恋爱关系。大家都以为的长期攻坚战，就完美落幕了。

虽然铁手还是那个铁手，对艾伦并没有什么不同，可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不管在什么场合，不管她犯傻还是犯二，他总是默默地照顾她。渴了倒水，冷了添衣，没有甜言蜜语却温暖踏实，把艾伦美得那个天上地下什么天气都不知道了，整天乐呵呵地耍着宝，满脑袋冒着心形泡泡。

她脱下习惯多年的奇装异服，留起了长发，没事的时候缠着占小幺，去厨房给她打下手，拼着劲儿地学做饭学洗衣，学做一个合适的女朋友。

还有一桩大喜事——追命和冷血要结婚了。

自从那天跟着冷血去了简家回来，追命之前的担心全部落到了实处。

简家父母俱在，他们对于这个年过三十的独生儿子的婚姻早就做不了主了。他们原本还有些担心，现在是一块石头落地了。追命这姑娘性格单纯可爱，人长得也算乖巧，家庭结构更是简单，父母身体健康，开着一个小铺子，虽不太富有但生活也还过得去。追命是个有技术的姑娘，能被权四爷看重的人，自然也配得上他家儿子。

因此，这一对人儿的感情几乎没有遇到障碍，顺风顺水，就在中秋节后的第二天，简家老妈就提着礼物上了追命家的门，要与她家正式结为亲家。

追命的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人，对于冷血老妈的客气在受宠若惊之余，一开始也不免担心女儿嫁入这种富贵人家会受气。可再多的担心，也拗不过女儿死心踏地、非人家不嫁的念头。而且，看冷血那鞍前马后的样子，老两口对这个医生女婿也算满意了。

当天晚上，追命父母一宿没睡，合计了一夜。

第二天，红着眼睛的老两口，笑咪咪地回了礼，两家就算达成了口头意愿。

接下来，就是婚礼的事儿了。

虽然追命的年龄还小，过了十月才满24岁，父母都有些舍不得。但因为冷血的年纪不小了，足足大8岁，所以，简家两老比较着急，说来说去就是早点办事儿，早点儿抱孙子。而冷血和追命本人，也正处于焚心似火的恋爱状态，哪里还有对婚姻诱惑的抵御能力？

于是，短短几天时间，两家就把婚期定下了。

吉日是找占小幺给看的。

这事儿占小幺没有干过，本来她是要推辞的，可是经不住追命那个妞儿的死缠烂打，没有办法，半吊子的她也只能临阵磨枪，做了一回神婆，为他们选定了一个宜嫁娶百事顺的良辰吉日，就在冬至的第二天。

看到大家一个个尘埃落定，作为朋友，占小幺最为担心孙青。

无情喜欢孙青，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可孙青对无情，占小幺只能感叹，没有在对的时间和地点，遇见对的人。

中秋节期间，无情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。

没有得到孙青“一起去私奔”回应的无情公子，悻悻然回家过中秋节，果然被父母塞了个从天而降的未婚妻。

她不是别人，是他老爸朋友的女儿。

姑娘姓肖，比无情小两岁，模样儿长得很周正，皮肤细白，身材高挑。无情父母十分中意。按无情的说法，他老爸跟人家老爸好得能穿一条裤子，他老爸恨不得儿子也穿上人家闺女这条裤子。那位肖姑娘从见他的第一眼起，就喜欢上了他眉间眼底流露出来的那点风流样儿，回家就告诉她老爸，她看上无情了，一定要嫁给他。

无情家里人是高兴了，却把他搞得很郁闷。

无情父母知道儿子在女人方面是一个不靠谱的，索性不再管他的想法，请了三朋四友摆上了几桌，就对外宣布了这个事情。于是乎，无情公子莫名其妙就多出了这么一位未婚妻。

这些事，占小幺是从八卦女追命那里听来的。

这天下午，她用试探的语气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孙青。老实说，从一开始的不认同，到见无情为了孙青的认真和转变，她也存了些心思，希望孙青能对此有点儿反应。

不料，孙青却当成一个笑话来听。完了，她眼皮儿都没有抬一下，发表了一点看法。

“那个肖姑娘，眼睛也太瞎了吧？”

占小幺默了。很显然，孙青还真是没有心了。占小幺无奈地捧着水杯喝了一口，正准备转移话题，好巧不巧，无情从外面走了进来。

“瞎眼也比白痴好。”

听着他似笑非笑的戏谑声音，占小幺心里咯噔了一下，先瞄了孙青一眼，侧过头去，不好意思地冲无情点了点头，“呵，你们聊，我上去看看小十三的作业。”

无情自然不会拦她，只是孙青也跟着起身。

“占小幺，我陪你一块儿去。”

无情头疼地按按额头，无奈地看着孙青离去。

日子轻松得让占小幺时不时会产生不太真实的感觉。

一晃，到了周五，这一天是权少皇替她预约去做孕期检查的日子。他原本是要陪着她一起去医院的，临时有急事，没法儿去了。

权四爷说了好几次要陪她去孕检，每次说起来都有点儿兴奋。她知道，如果不是很大的事情，他是绝对不可能失信的。

想着，她心下便惶惶。

去医院在路上，她还是忍不住问了，“孙青，你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吗？”

“嗯？啥？”孙青好像一直在神游状态，愣愣地看了她几眼，回过神儿来，嘴唇动了动，迟疑着，讷讷地说：“这个事儿，我也不是太清楚……”

“你这几天不都去机关吗？”

“是的。可是……”

占小幺审视着她的脸色，这件事儿一定不小。没有权四爷的吩咐，孙青不敢告诉她。她不想让孙青为难，说了句没事儿就闭上眼睛假寐。

孙青吭哧吭哧几下，解释了起来，“占小幺，你别多心。其实吧，也不算什么大事儿，四爷他能解决好的。”

心思一动，占小幺睁开眼睛，也不问，只是看她。

孙青嘴角尴尬地扯了一下，握方向盘的手稍稍有些紧。

“还是与上次那事儿有关，本来今儿是 M 国代表团回国的日子。没有想到，那个权世衡在 M 国的夫人突然昨天晚上飞抵 B 市……”

“啊？”

权世衡的夫人？

占小玄以前从权少皇嘴里知道，权世衡在 M 国期间确实娶了一个女人为妻。

不过，他结婚二十多年了，那个女人却从未在公开场合露过面儿，不要说外面的人不知道权夫人长啥样儿，就连权家的直系亲属都没有见过她。不管出席什么活动，他都是独来独往，那个传说中的妻子，更是半点消息都无。

所以，外界甚至传闻，说权世衡压根儿就没有娶过妻子，既不露面，也没听说过有一男半女。一个隐于人后的权太太，怎么会突然在这个时候冒出来？

莫非，她得知权世衡出了状况？

想到这个可能，占小玄心里激灵一下，觉得有点儿棘手了。如果他的妻子指认那个“权世衡”是一个假冒伪劣产品，让我方怎么交代？

如果 M 国方面一定要追究，又会出现什么情况？权少皇他如何应付？

心里略略一沉，她侧眸，又问孙青：“权夫人昨晚到了之后呢？”

孙青迟疑了一下，“我只知道她昨晚下榻在国宾馆，应该已经与 M 国代表团会合了。具体情况我现在也不太清楚。占小玄，你不要担心，我们要相信四爷，他一定会处理好的。”

无论如何，占小玄都不希望他策划了这么久的事情，就要尘埃落定的时候，被突然冒出来的权太太给搅和黄了。

一个多小时后，两个人到了妇幼院。

她做了一个超声检查，看到了还在胚囊内的胚胎组织。根据检查结果，现在胎儿八周左右，发育情况良好。

孙青抿唇一笑，伸手与她拥抱了一下。

“占小玄，恭喜你。”孙青笑着说，“我真的羡慕你，十三那么可爱，现在又添了一个宝宝。你这孩子都俩了，我家孩子他爸还不知道在哪儿玩泥巴呢。”

扯着嘴唇，占小玄故意冲她挤出一个鄙视的笑容，“得了吧你，你孩子他爸追上来了，你却不理睬人家！”

知道她说的是无情，孙青露出一抹窘色，笑着扶住她往前走，“好好好，我惹不起你！你就不要再拿我开涮了。”

占小玄理解她的心情，也不再往深了说，只是挽住她的手，一边儿往电梯间走，一边儿喃喃着自个儿的疑惑，“孙青，我真的有点儿奇怪呢。你说这个无情吧，前几天才向你表白来着，我看他那种斗志昂扬的样子，一副非要与你生死大决战不可的样子，可咋地，突然间就没影了呢？”

孙青目光微微一暗，“我不知道。”

占小玄侧头看她，观察着她的表情，“哎，他是不是出任务去了？”

走到了电梯门口，孙青甩了一下头发，笑着一手挽住她的手臂，一手摁了电梯下行键，随意地笑着说：“那就知道了，他的任务我们也接触不到，没法儿了解。”

“也是。不过孙青，你就听我一次啊，等他回来了，你就别再摆谱儿了，看得我都替

他心疼了。你说，多好一个优秀青年啊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多不容易？咱就高抬贵手，给他一次机会又能咋地？怎么说，也是那么一个大帅哥，走到哪儿都长脸。”

占小幺说得兴起，孙青只笑着嗯了一声儿。

嗯啥嗯？

占小幺心里一乐，侧过头去，笑着盯住她的脸，“哎，你这是答应了？”

叮铃，电梯门儿就在这个时候开了。

“孙青，怎么了？”

看见孙青的脸色见鬼似的突然一变，占小幺疑惑着转过头来面对电梯。

只一秒，她也跟着惊愕了。

只见敞开的电梯里面，是一个被大墨镜遮了半边儿脸的帅气男人。他穿一件印花衬衫，外面亚麻色的时尚休闲服很是吸引眼球。正是她们在谈论的男主角——无情。

而他的身上，正挂着一个娇滴滴的女人。

与孙青比起来，这个女人年纪明显小些。面色白皙精致，略略化了一点儿淡妆，身形儿高挑柔美，着装淑静闲雅，再配上她高高翘起的唇角，十分完美地解释了什么叫名门范儿。

老实说，如果不是这样尴尬，占小幺得承认，他俩很登对。

当然，被惊呆的人绝对不止占小幺一个，无情显然被活生生吓住了。就在对视的瞬间，整个电梯里的空气，从呆滞、疑惑，慢慢就微妙起来。

率先反应过来的人还是无情，勉强扯着嘴，他笑，“嫂子，孙青，你们也在这？”

刚刚还力挺他的占小幺，与挽在他身上的小妹子对视一眼，察觉到她眸底的挑衅，火气不打一处来。不待孙青开口，她皱了一下眉，不冷不热地冲无情点了点头，什么话都不说，拉了孙青就往电梯里去。

“孙青，咱们走！”

听到孙青的名字，那个女人扬了扬眉，目光X射线似的直射过去。

孙青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儿，脸上云淡风轻，已经恢复了刚才的笑意。她进了电梯，直视着无情的脸，“你们要上还是要下？”

无情直勾勾地看着她，喉结上下滑动着，那张俊美的脸上，面色早就hold不住了。打孙青出现，他的心情就沮丧得像一堵危墙，摇摇欲坠。

“孙青……”

目光无措地盯住她，从一开始的魂飞魄散，到在她的冷漠注视下回过神儿来，无情花了足足有一分钟。飞快地甩开那个女人的手，他冲过来拉住孙青，一时心乱如麻，俊脸涨得通红，声音无力而沙哑，“孙青，你听我说，好不好？”

孙青嘴唇动了动，哑然失笑，一把将他推了出去，顺手按了关门。

“不好意思，我们还有事儿，再见。”

电梯门儿合上了。

孙青没有回头，嘴角的笑容有些苦涩。

一个大男人半搂半抱着一个女人来妇产科，会有什么事儿？

不需要她多想，事实就用 $1+1=3$ 的论断摆在了她的面前。此刻想来，她在几分钟之前动摇的心理，竟然是那样的好笑。期待浪子回头金不换，看来自己也跟着幼稚了。

看着电梯下行时不断变换的数字，无情怔立在当场。

要是可以，他恨不得扇自己一个大嘴巴子。

“她就是孙青？”一直抱臂看着他的女人，笑咪咪地问，“祁狄，看来你这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嘛，你为了人家跟家里闹死闹活，把伯母都气得住进了医院，人家压根儿就不爱搭理你。”

使劲儿攥了攥拳头，无情的意识收回来了。取下墨镜儿，他桃花眼里满是锐利而冷漠的光芒，“肖小萱，你不是肚子痛吗？要看病赶紧去！”

歪了一下嘴巴，肖小萱挑了一下眉眼，眼底满是得意，“哦，我现在肚子不痛了。”

“你！”无情梗着脖子急眼了，“你玩我？”

“没有啊，我刚才真的很痛，只是现在不痛了而已。”

这事儿说来话长。原来，无情同志前几天还真就被权少皇派出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了。昨儿晚上他才回到 B 市，本来是想去锦山墅的，可惜刚到地儿就接到家里的电话，说他老妈被他气得身体不好了。

来不及想太多，他只能选择回家。

不料，等他火急火燎地冲了回去，却看见他老妈好端端地与肖小萱坐在沙发上唠嗑儿，哪儿有半点身体不舒服的样子。他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恶狠狠地骂了几句，便扭头要走。不承想，他老妈这一次当场就发病给他看了。

而且，还是妇科病。

到医院一检查，真正的盆腔肿瘤，就住在这间医院。

昨天晚上，他就一直守在这里。

今儿上午，这位肖姑娘过来看他老妈，在楼下时，就打电话说她找不到病房。他老妈一听高兴坏了，不管他情不情愿，非得让他下楼去接人家一趟儿不可。

老妈卧病在床，无情能怎么办儿啊？

他只能悻悻然地下楼去。可接了人刚进电梯，这位肖姑娘就嚷嚷着肚子痛，痛得都快要不行了，整个人就那么挂在他的身上，连路都走不了。

无情这个男人虽然花心，可他不是坏人，怜香惜玉更是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。见她痛得厉害，脸色都变了，自然也不好推开她。没有想到，就这么碰上了孙青与占小幺。这个事儿搞得，简直就是他惨淡情史上的雪上加霜。这种鸡飞蛋打的节奏，恨得他牙根儿都在痒痒，一双眸子里满是狠戾，一字一句说出来，更是咬牙切齿，“肖小萱，你有种！”

肖小萱眼里的无情，一向是风度翩翩多情优雅的，她还没见过无情发狠的样子。这会儿见他咬牙切齿像是恨不得吃了她，心里不免有些发寒。

不过，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性子娇气倔强惯了，又哪儿那么容易买账？

“你凶什么凶？祁狄，你到底喜欢她什么？哼，我本来还以为她有多好看呢，太让我失望了，也就那样儿吧。说实在的，你要是看上了她旁边的那个女人，我肖小萱直接就宣布向她投降。可就她，呵，老实说，我不服！”

“不服？”

拿着墨镜的手撑了下额头，无情盯着她的眼睛，突然笑了。

身体前倾过去，他一双手臂撑在肖小萱的脸侧，大半个身子把人压在了电梯旁边的墙壁上，视线从她头顶上俯视下来，一双桃花眼因为恼恨，森冷了起来。

“肖小萱，你想知道为什么吗？”

在他的逼视下，肖小萱咽了咽口水。

无情的样子有些可怕，然而，这样近距离地与他接触，在他骨子里那股子风流劲儿的带动下，他整个人看上去迷人而性感，这让她更加迷恋不已，不由得又壮了几分胆儿。

“我想知道。你能给一个让我信服的理由？”

“理由很简单。”无情看着她的脸，目不转睛，“我喜欢她，却不喜欢你。”

“哼，这算什么理由啊？感情是可以培养的，我自认为比她优秀，为什么你就不能喜欢我？我就是不服！我哪里比她差了？”肖小萱昂着头，倔强地盯着他近在咫尺的俊脸，心怦怦直跳。

无情想了想，收回手，直起身来，摸了一下鼻子，眸底充满了嘲弄和讥笑，“肖小萱，你真幼稚，你知道男人都是怎么识别女人的吗？”

“我又不是男人，我怎么知道？说来听听呀，我哪里不够好？”肖小萱哼哼唧唧地说着，目光不时瞄向他领口处那一片诱人的小麦色肌肤，思绪停留在他的男性气息里。一时间，她头脑发热，口干舌燥，声音有些哑。

无情眸光闪了闪，游戏花丛的他，又怎么会不了解女人此时的心理？讥诮地睨着她，他唇角翘得更高，嘲弄劲儿比刚才尤胜几分，“男人看女人与女人看女人有很大的不同。在男人的眼里，认识女人的标准就一个。得看什么样的女人能够勾起他的欲望，而不是肤浅地看脸蛋儿。你懂？”

肖小萱似乎没有想到他会说得这样大胆，愣了一下，脸蛋儿有些臊红，瞪大一双水灵灵的眼睛看着他，眼皮儿跳动着，有些手足无措起来，“祁狄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无情拿着墨镜的手，又揉了一下鼻子，突然摁了她的肩膀在墙上，低下头去，鼻子在她头顶浅浅嗅了一下，眼睛讥笑地看着她，似笑非笑，“这意思你还不懂？你看，我现在对着你，连半点儿男人该有的反应都没有，你让我怎么喜欢你，怎么跟你结婚？你想守活寡了，还是身上有隐疾实在嫁不出去，想找个男人凑合？”

无情是一个嘴毒的家伙，他损起人来本来就不留面子，更何况现在气到了极点？被他这么一说，肖小萱一张脸更是臊得通红，胸口一阵起伏，只瞪着他，半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
无情似乎还不解气，抬手使劲儿地拍了拍她的脸，讽刺地笑，“还有，B罩以下的女人，从来都不是我的菜！”

“你！”往下瞥了一眼，肖小萱狠狠挺了挺胸，一时间气结。

无情鄙视地看了一眼她的胸，吹了一声儿似笑非笑的口哨，直起身来，懒洋洋地理了一下衣服，摁了电梯下行，回头睨了一下肖小萱气得一阵青一阵白的脸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我就不过去了。麻烦你告诉我妈一声儿，这是最后一次！再玩儿这种小把戏，往后她连我的人影儿都见不到。她到底要儿子还是要你，让她自个儿掂量一下。”说完，他笑眯眯地戴上大墨镜，大步迈入了已经打开的电梯。

怔愣在外面的肖小姐，看着电梯门儿关上，才狠狠地磨着牙齿，气息不稳地冲着电梯大骂了一句：“祁狄，你个神经病！你越是这样羞辱我，我越是要争到底。”

晚饭后，占小幺带着小十三回屋，玩了一会儿游戏，再把他送上床，讲了好几个故事，可小家伙还没有睡意。

约莫半个小时后，小家伙儿才呼吸均匀地睡了过去，她关上灯，默默地回到自己的房间。

进浴室冲了一个澡，就着一室温暖的灯光，她静静地躺在床上，心里却没有片刻的安宁。都这个时候了，权少皇为什么还没有回来？

换了往常，他就算不回来，她也就独自睡了。

可是今天不同，白日里孙青跟她说的这些话，无疑在她的心里上了一道枷锁，让她心绪不宁，没法儿像往常一样躺在床上听胎教音乐，催自个儿早点入眠。

他回来得越晚，越证明事情不好解决。

那个权世衡的太太，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女人？

卧室里，只有她浅浅的呼吸，安静得落针可闻。

实在睡不着，她每隔十分钟就去阳台向外观望一下。每一次，都是失望。

夜晚的锦山墅除了路灯，黑压压一片。而远处的B市城却是华灯璀璨，她没有心情欣赏，一颗心都被那个还没有回家的男人给牵动着，焦躁地在屋子里转来转去。

实在烦躁得不行了，她打开了好久不碰的电脑，想从里面找点儿消息。

奈何，新闻层出不穷，一浪接一浪，独独没有她想要看到的。

很显然，就算真的出了什么事儿，也不可能第一时间就出现在媒体上。权世衡这件事儿，牵涉实在太大了。

时钟指向了十一点。

时钟又指向了十二点。

凌晨一点……

外面一直没有传来汽车驶入的声音，她为了求得片刻安心，跳下床去打开包儿，将那

张超声检查单子拿了出来，细细地端详，掌心缓缓地摩挲着腹部，浓郁的面色慢慢放缓了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她合上眼睛睡了过去。

等权少皇开门进来的时候，她正一头歪倒在枕头上，手里还捏着那张B超单，浅浅呼吸着，一条手臂和一条腿露在外面。

男人的视线凝住了。

女人身上穿着一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睡衣，却无损她曲线玲珑。一张小脸儿嫩白光洁，长长的眼睫毛像两把小扇子似的微微眨动。鼻尖儿翕动，小嘴儿翘着一个勾人的弧度，让人恨不得吃到嘴里去。

他的女人，真的很好看。

他躬身下来，将她手里的B超单子拿掉，拉过被子想要盖在她身上。占小幺这时候睡得很浅，B超单刚刚脱手，她就惊醒过来。头一歪，男人一落入眼睛里，她的心便放下了不少，打了一个呵欠，惺忪的眼睛里是掩饰不住的欣喜。

“你回来了？”

权少皇扬着唇，低头香了下她的嘴，将视线挪到B超单上，“医生怎么说的，没什么问题吧？”

顺着他的视线，占小幺也专心地瞅着那张单子，好像真的能看见他俩的闺女一般，唇角不自觉地就露出一抹宽慰的笑容来，“医生说她长得很好呢。”

心里顿时美得不行，权少皇哈哈大笑着，抱着她重重印上一吻，“那可不是？老子的基因能差吗？”

“是是！全是你一个人的功劳，行了吧？”

小女人娇俏的样子，惹得男人眸色深了深。他握住她一只小手凑近唇边，宠溺地吻了吻，小声儿哄她，“当然不是，我一个人哪能生得出孩子？这是咱俩通力合作的结果。所以，老子才给了你冠名权不是？”

冠名权？

他的话，让占小幺想起这个孩子跟她姓的事儿来，不由地叹了一口气，“可惜她姥爷不在了，就算姓了占，我这个当妈的也没有什么可教给她的。”搂住她的权四爷，微微一愣，眉皱了皱，有些迟疑，“占小幺……”

“嗯？怎么了？”

看着她美丽的小脸儿，权四爷黑色的眸子越发深邃晶亮，沉默半晌，他低低地叹气。

“今天晚上，我可以睡在这里吗？”权四爷的心突突直跳，紧抱住她，“可以吗？”

脑子里全是乱七八糟的念头，占小幺仰着头，下意识地回答：“嗯，可是你还没有洗澡……”

眸色一亮，心下暗爽。他飞快地跑进了卫浴间。

“滴嗒滴，滴嗒滴，一只小猫在偷米，啊在偷米，妈妈在哪里……”

这时，小十三为她设置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。

瞄了一眼，手机屏幕上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

深夜两点多，一个陌生的电话，会是谁呢？以她往来的性格，会直接挂掉，除非对方一再拨过来才会接起。可这会儿，兴许是第六感发作，她的心脏突地就跳动加速了，莫名产生一种有事儿要发生的感觉。

“喂，哪位？”

她三个字说出来，发现嗓子有些干哑。

“小幺，真的是你吗？”

一秒钟后，电话那端传来了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。似乎在惊喜，又似乎在难过。

眉心微微一跳，占小幺的手指，揪紧了手机，“请问你……是哪位？”

又静默了好几秒，才响起那女人幽幽的叹息声儿。

“小幺，我是妈妈。”

妈妈？

心里咯噔一下，占小幺脑子里的弦绷紧了。

当然，这个声音并不是俞亦珍。

除了她，在她的面前说妈妈的人会是谁？

刹那，心痛。

一种无力感让她的身体突然一软，浑身的血液不停往大脑里流窜着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慌乱情绪，堵在了心窝里，让她再次有了强烈的孕吐反应。很难受、很想吐、很反胃，很想大声喊叫……

可，她半声都没出。

为自个儿顺了半天气，她才调整过来正常呼吸，僵硬着面孔淡淡地问：“权夫人，你会不会弄错了？我只有一个妈，她姓俞。”

一声儿权夫人，让对面的唐心柔呼吸一沉，顿时就没了声音。

良久，就在占小幺冷笑着以为她已经挂断了的时候，又听她低沉着嗓子，满带疑惑地轻声儿问：“小幺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其实，从孙青白天提起权太太的时候，占小幺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猜测。只是，她以为告诉她的人会是权少皇，却没有想到，会是以这样的方式得到证实。

如果说之前的猜测还让她心存侥幸，那么在那个女人说出这句话时，她的心顿时就沉得没底儿了。

甚至于，她已经听见了心脏在破碎的声音。

权世衡的太太，唐心柔，真的就是她！

多可笑啊！

深呼吸了一下，她身上的汗毛像刺猬般竖了起来。几乎不用大脑支配，她开启了全自

动的防御模式，原本淡然的声音，也尖刻了起来，“权夫人，你想知道我为什么会知道？呵呵，好，那我告诉你，我是猜的。呵呵，现在的结果，你是不是很失望呢？因为我比你精心培养出来的女儿唐瑜其实更聪明，更懂得勾搭男人，更懂得怎么去拿捏人心。你的女儿唐瑜，她真不是我的对手！”

“小幺，你不要激动，你听妈妈说……”

“好。我听你说。不知道权夫人大晚上打电话来，找我有何贵干？”

“小幺！”听出她的讽刺，那边儿的唐心柔，语气幽幽，“妈妈只是很想念你。”

很想她？

哈哈！占小幺真心很想笑，很想大声地狂笑。

可惜，她喉咙像缺了水，不仅笑不出来，就连说话都有些费劲儿。死死地咬了一下唇，她觉得空气里的氧气，似乎都不太够用了。

“权太太，你的好意占小幺心领了。只是，容我提醒你一句，现在是B市时间凌晨两点多。你可能还没调整过来时差，可你的想念时间，却不幸骚扰了我的睡眠，我消受不起。”

“小幺……”唐心柔无力地轻唤了一声。

“还有权太太，如果你往后有什么事情需要找我，请直接和我丈夫联系，我现在在家待产呢，恐怕帮不了你什么忙。麻烦你把你的如意算盘都收起来吧，我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人！”

一句不硬不软的话，直接把唐心柔的来意给掐死在了胎中。

迟疑一下，唐心柔像是有些触动，突然叹息一声，“小幺，小瑜她毕竟是你的亲姐姐，你不帮她谁帮她？”

眉心狠狠皱起，占小幺闭上了眼睛，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字儿也从她几乎咬出鲜血的齿间冷冷迸发了出来。

“滚！”

唐心柔大概没有想到她的反应会这么强烈，声音哽咽了一下，才稳定了情绪，“小幺，是妈妈不好，确实太晚了，你好好休息，我明儿再找你。”

泪珠子滑到了嘴边儿上，又顺着下巴的棱角滑进了脖子里。冰凉冰凉的触感，钻心般的难受。占小幺知道自己再也不会说出一个字了。因为，如果她再冒出一个字来，那边的女人就会听见她的哭声。

而她不想让那个女人听见她在哭。

没有她，她也长了这么大。没有她，她也活得好好的。二十几年了，她回国了，不是为了这个被她从小抛弃的女儿；她来电话，也不是真的想念她这个被抛弃的女儿；她更没有想过要关心她，只不过为了她的男人和另一个女儿……

这样的女人，怎么有资格听见她占小幺哭呢？

对，她没资格！

从她开口的第一句话起，占小玄知道，自己心里一直保留着的那一个角落，彻底坍塌了。碎了，碎成了渣，再也捡不起来。

爸，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女人吗？

关上手机，她将脑袋深深地埋入了枕头，头上仿佛有千斤之重。她小小的身体蜷缩在被子里，发出一声声困兽般的哽咽声。

她埋藏过太多的伤心，可，却抵不住这一刻的失望。

什么叫悲伤逆流成河？这一刻，当心疼如同恶魔尖利的牙齿把她死死咬住时，她紧紧捂着自己的嘴巴，缩在被子里痛哭流涕的时候，才深深地感悟到了。

三分钟后，当权少皇兴冲冲出来时，他见到了拢在被子里的那团小小的身影儿。

黑眸微沉，他眉心紧拧，好一会儿没有动弹。

他应该先告诉她的，不是吗？

又晚了一步。

良久，他揉了揉眉心，清咳了一声儿，提提腰上的浴巾，迈着急洋洋的步子走了过去，拍了拍她的脸，慢慢把她从被子里面提了出来。

“哎哟，怎么回事？”咧嘴笑笑，他又揉了揉她的脑袋，佯装不知地用她的家乡话小声儿问，“咋地了，哭得这么碜，也不怕丢老子的人？”

嘴唇动了一下，占小玄脸上还挂着泪，看着他帅气的笑容，却冲他露出一个笑容来，声音干哑不堪，“权少皇……”

“大鼻涕拉瞎的！小样儿，丑死了！”故作轻松地挑起眉，权少皇摩挲着她的脸，虎着脸吼她，“闭上嘴，别他妈哭了。”

占小玄双眼赤红地看着他，突然瘪了嘴，扑过去就环住了他的腰。

占小玄挂着泪水看着他，脑子很空，心里很痛，她极需要用别的事情来转移注意力，让她能忘记那个女人的声音，忘记那一团糟心的事情。她不想难受，她还怀着孩子，她想开开心心地度过孕期，不想为了不相干的人而痛不欲生。

对，不相干。

那个女人既然从未出席过她过去的二十几年，与她有何相干？

“啧，哭得太埋汰了。占小玄，还哭是不？还哭老子可不要你了啊！”权四爷替她擦着那滚滚滔天的泪水，似笑非笑地逗她开心。

“不要我，你想要谁？”

抹了一把眼泪，占小玄觉得自个儿从来没有哭得这么酣畅淋漓。心里憋得太久，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个由头，她哭起来没完没了，哭得连自个儿都鄙视自个儿。

收拾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来，占小玄将脑袋搁在他的肩窝儿里，轻轻地唤了一声儿：“四哥……”

“哎！瞧你这小媳妇儿的样子，爷真揪心得不行了。宝贝儿，别掉金豆子了。今天给

你一个特权，你说什么，我便应什么，只要你开心，就算让我学阿喵叫都没有问题！”

一句话，他说得特别憋屈。

老实说，他很喜欢占小幺在他面前服软的样子。

“四哥，往后不管发生什么事……不要再抛下我……”

原以为她听了他的表白会破涕为笑，没有想到，还哭得更厉害了，一双白藕似的手臂死死死地圈住他，那小力气大得像只雌虎。

占小幺抽泣了一下，哑着嗓子向他诉说委屈，“四哥，我以为她永远不会再出现，可是她出现得这么埋汰……

“我原本以为她抛弃我……肯定情非得已……

“原来她没有回来，我一直在想，其实她心里也是爱我的……

“可是，我以为有什么用呢？其实……她一点点都没有想到过我……权少皇，我太自以为是了，是不是？我就是一条被亲妈抛弃的可怜虫！”

“别说了！占小幺，不要再说了！”权少皇抬起头来，闷闷地吼了一声儿，将她搂抱在怀里。在她似泣似诉的声音里，他只需要好好呵护着她，对她好，把她心底的阴霾都一一扫开，让她只能快乐，再不受半分苦。

然而，她却缠了上来，“为什么？权少皇，为什么她要这样对我？”

黑眸闪过一抹浓重的阴影，他低下头，盯着她，“占小幺，有我在，再没有人敢欺负你！”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占小幺打破了寂静。

“怎么不讲话了？”

突然，他搂着她的手紧了紧，想到了占子书的事情来。

之前几天，无情出任务，是受命去接占子书了。

在束河的法会上，净空与他畅聊之后，一直在西南的寺庙做法课。在这期间，两个人有过多次联系。权世衡的事情解决得十分顺利，他也就没有催他回来，毕竟做了二十年的和尚，已成得道高僧，要他重入凡尘是需要时间的。

他没有逼他。

可现在不同了，唐心柔一回国就搞出了大动静儿，权世衡的事情眼看要再起波浪，那么，他埋好的占子书这步棋，就必须走了。

用占子书来制约唐心柔，再好不过。

可占小幺这边儿，他怎么办？

现在说，还是以后说？

现在要说了，她一定会觉得不仅妈抛弃了她，就连她爸也抛弃了她。

如果不说，等她自个儿知道了，再闹脾气就麻烦了。

想了又想，他实在太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谅解了，索性把顾虑抛开，与她摊牌算了。就算她会难受，哪怕她再哭一场，也不过就彻底痛一回。

下定了决心，他不再迟疑了，“占小幺，还有一个事儿，我要告诉你。”

“嗯？”占小幺有些困了，窝在他怀里睁不开眼睛，慵懒地瞄着他，吸了吸鼻子，“你这个人，老实交代吧，你到底瞒了我多少事儿啊？”

“不多不多，就一个。”权四爷赶紧申请好人卡，笑着捏了捏她的脸，正色说：“这件事儿，本来我早就想告诉你，可又害怕你胡思乱想，所以先瞒了下来。今天咱俩话说到这里，我不想再瞒你……”

见他吭吭哧哧地解释好半天，却没上正题，占小幺的瞌睡也醒了。

“到底什么事？”

黑眸一沉，权少皇的声音小了几个分贝。

“其实，你爸爸他……还活着。”

占小幺眼里闪过刹那的惊愕。

然后，她沉默了。

知道他不会说不靠谱儿的话来糊弄她，她甚至都没有发出半句质疑的声音，只是眼睫毛轻轻眨动几下，就再没有动静了。

她这副模样儿，唬住了权四爷。

刚才，他已经想过了。她要难过，他就使劲儿地哄；她要生气，他就赶紧认错赔不是，然后再想出七七八八的理由来逗她开心。可是，他横竖都没有想到，她竟然什么话也不说。

吃不准的东西，最令人心慌。

一双深邃的黑眸深深盯住她，他又搂又抱又哄，“占小幺，你咋了这是，说话话！”

占小幺身体没动，依旧窝在他怀里，唇角微微一翘，昂着脑袋，以45度完美的造型盯住他的眼睛，表情看不出来什么，可还是没有说话。

这一下，权四爷急眼了，在他看来，这女人显然是气糊涂了。二话不说，他侧身捏住她的肩膀，恳切地道歉：“这件事儿都是我不好，不该瞒你这么久。你要心里不爽快呢，就冲我来，千万不要气坏了自个儿的身体，还有，再生气，也得想想肚子里的孩子。”

嘴唇动了动，占小幺的想法他瞧不出来，她也没有搭他茬儿，而是缓缓问：“他是谁？”

知道她伤心了，可这事已经架在话头上了，权四爷也不好再隐瞒，“净空方丈。”

几个字入耳，占小幺的眉心狠狠跳了下。

原来在她六岁时就已经死掉的老爸，竟然就是慈云寺的净空方丈。原来，她与她的爸爸曾经离得那么近。原来她的爸爸一直知道她，却从未主动找过她。甚至于，当她就站在他的面前时，他也没有给她一个与平常人不同的眼神儿。

她的父亲，她从小崇拜，当神一样的父亲，原来在他的心里，她也是可有可无。这该说净空方丈法力高深呢，还是该说他看似多情实则无情？

她又想起他替她算的命来。他说她命运多舛，她以前不以为然，现在看来，她的命运最多舛的原因莫过于父母的离弃了。

世界上任何人抛弃她，她都可以无所谓。

为什么偏偏是她的亲生父母？

她在出神儿，权四爷却一直在观察她。见她好半晌儿闷在那里，不哭不闹不生气更不说话，他那颗心就像上了发条，紧得不行。

“占小幺，你怎么想的？不要发愣呀。你难受就说出来，或者像刚才那样大哭一场。实在不行，你揍我几下也行！”

扫了他一眼，占小幺突然拧眉，恶狠狠出口，“揍你妹！”

“我妹？”抚了下她的头发，权四爷一双狐狸眼里满是笑意，“你知道的，我没有妹儿，只有一个弟。你要喜欢，我马上打电话把老五招回来，让你揍个够本？”

气鼓鼓地瞪他，可与他目光对上，她忍不住发笑，“行了，谁和你掰扯这个？”

“不扯不扯，只要夫人你乐意，不要说揍我弟，就算你想揍我儿子也没有问题，要不要咱把十三拎起来，揍一顿？”受了她笑声儿的感染，权四爷抱住她，语气也轻松起来。一下下拍着，爱得不行。

在他看来，唐心柔与占子书毕竟不同，他俩在占小幺心目中的地位自然也不同。她爱她的老爸，伤心难受一下，也就过去了。

在占小幺的心里，她老爸能活着，就算他欺骗了她，就算他不乐意认她，可他活着。

活着，比什么都好。她做女儿的，应该高兴不是吗？

想了想，她又问：“他在哪儿？”

权少皇拧了下眉，目光从她的唇上，挪到了她淡定的眉眼上，“你知道的，我那个岳父他都快成仙了，我哪里猜得透他的想法？无情把他接到B市，我原是准备把他安置在宾馆的，可他不乐意，非住到灵光寺去不可。我只能由着他了。”

灵光寺？

看来他还是不愿离开他的佛门呀。

眯了眯眼睛，占小幺将脑袋靠在他的肩膀上，“四哥，你说，我又被抛弃了一回，该忧伤一会儿吧？”

没料到她会突然这么问，权四爷狐狸眼一眯，不动声色地清咳一下，“你要忧伤是情有可原。可，不忧伤自然更好。”

“我脑子乱得很。”占小幺的脑袋在他肩窝儿蹭了蹭，定定地看着墙上那幅齐白石的名画《煮茶图》，目光呆呆，一字字说得极缓，“记恨会累，记仇会苦，我想，还是记恩好一点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做。可是，他应该也不想缺失爸爸这个角色的。他给我留下来的书和笔记，把我未来人生可能遇到的事情几乎囊括了，并且写了许多应对与解决的办法。可见，他还是很爱我的。也许，他只是真的痴迷于佛法，想要有一天羽化飞升也不一定。四哥，我应该尊重他的想法，是不是？”

她再也没有被人抛弃的怨念，这件事儿也就算过关了。